

與君別

雙城記 何冀平

越劇《蘇東坡》演出，我在北京，突然傳來施南生（Nansun）病重的噩耗，見到許多朋友到養和醫院探望的報道，擔心她病情有變，誰料只兩天，已經天人永隔。

認識Nansun是1991年，她和徐克在香港看北京人藝版《天下第一樓》，從此我開始在徐克電影工作室籌備《新龍門客棧》。我們談劇時時常見到她，以男性為主的香港商業影視圈，女性和男性差不多，除了聲線、頭髮，幾乎難以分辨，她卻不同，身材高挑，衣着不凡，走路快，講話快，處事節奏快，在一堆忙亂的人裏很是矚目。後來接觸多了，才知道Nansun是學理工的，理工人的嚴謹，鍛煉了她的邏輯思維和判斷能力，廣闊的國際視野，心胸和氣度，在影圈中是少見的。我到香港不到兩年，因為徐克相邀，我從舞台走入電影圈，《新龍門客棧》是我創作的第一部電影，但我拿到的是當時香港編劇最高的稿酬，徐克不理這些，是Nansun拿主意，不是錢多少，是一份價值和尊重。我與Nansun和徐克幾次合作，直到兩年前《俠之大者》找我幫忙，把我介紹給李安，也是Nansun的舉薦。

有一段時間，我住在何文田街，她和徐克住加多利山，離得很近，我是個不喜交際的人，很少主動上去。有一次，好像是個什麼紀念日，我託花

店送去花，Nansun拍了照片給我，說：「花很好看，託花店送的花，送花人不知道花是什麼樣。」這麼細緻周全，又能大刀闊斧，是她率先引入電影預售商業模式，用保底分賬吸引海外融資，這對傳統港片是一次從內容生產到商業制度的徹底改革，是她助導演成功，帶領香港電影走向世界。

Nansun還與我的先生從工商轉入新聞傳媒有一段淵源。上世紀九十年代中，香港成立衛星電視傳媒「傳訊電視」，Nansun是跨界開拓者，任職高層，我先生兼職在該公司做「台聲」配音。播出新聞資訊節目的中天頻道男主播因故突然離職，要立即招募主播補缺，找主播，尤其男主播，很不容易，一輪試鏡沒有找到人選。Nansun的辦公室和我先生在同一層樓，走過路過她依稀有些印象，但她並不知道我和程治平的關係，她讓資訊台導播把他找去試鏡，結果一試中選，從此改變了程治平的職業生涯，開啟了他電視新聞主播和節目主持人的新路向他成為專業電視傳媒工作者，直到退休。

我和Nansun見面並不多，相交多是工作，我的舞台劇在香港上演，一定會請她看，像《煙雨紅船》《德齡與慈禧》《天下第一樓》等，她也一定會到，她還把我的劇介紹給林青霞，兩人一起到劇場。

打開微信，看到Nansun變成一片空白，不忍刪去……

此山中 鄧達智

差不多一整個月，繞着意大利第二大島撒丁島（Sardinia）自駕遊遍世上至動人的海水與不見經傳的崇山峻嶺，也享受了跟意大利本土有

有少少差別的平常美食與美酒。一直計劃回程返回香港之前飛往自己過去非常熟悉、每逢暑假必來長住的翡冷翠，或者靠近另外兩個筆者非常愛慕的城市——威尼斯及一般遊客不太熟悉的米蘭近郊Bergamo。

最後決定，既然返港由米蘭直飛，無謂花費太多周章，回港前往米蘭一兩天，探探朋友逛逛街。

或許今次單一地點的旅程走得比較長，面對歐洲今夏濕度極低的驚人熱浪，竟然讓我思念起香港今夏來得既猛烈且密集的雨水——黃雨、紅雨及黑雨帶來的濕潤。

暑假期間，從四面八方湧到歐洲的遊客數量媲美「五一」、「十一」來港消費的遊客量。作為一個曾經可以安安靜靜在威尼斯一眾小運河邊散步，或在米蘭比較古老且石頭鋪的街道上、無目的地漫步遊覽的去時異鄉人，跟今天的遊客群爭奪安靜慢活空間？大可不必……縱使掛念每次來到米蘭，例必黃昏歡樂時光喝兩杯地道Compari（金巴利，由數十種香料及水果炮製而成的利口酒）加鮮榨西柚或橙汁，隨便品嚐爽口小吃，跟相熟的酒保聊天，以及位於米蘭最貴重的

過米蘭不入

時裝區域、自1817年創業，至今209年歷史、香港也有分店的酒吧/餅店/餐廳COVA。

時光荏苒，或許已經歷不只一次，從歐洲最西面，面朝大海葡萄牙里斯本，乘火車沿着地中海，穿越不再存在的前南斯拉夫及愛琴海岸直奔歐洲最東邊，土耳其伊斯坦堡。是時候將豪情壯志收一收，時間與精力落葉歸根，回歸老家修訂小而精的功課，長路上飛蛾撲火地奔波，似乎偏離，不再屬於我。

人在意大利，竟然放棄熟悉的羅馬、米蘭，過門不入深愛的威尼斯、翡冷翠及Siena，在過去簡直不可思議。今天如此決定卻輕而易舉，往後的人生與旅程，肯定已經越過一個又一個寂寂無聞的山頭，縱使經典山頭如紐約、倫敦、巴黎、東京、上海……都已一一放下。餘下雲南、貴州、江浙、新疆、熟悉的南洋與安南海島、陌生且戀慕的中亞西亞，將是來日不再匆匆忙忙旅程的漫遊計劃。



●歐洲旅行不似舊時，結果：累！原因？不一而足！作者供图

自在隨心便是好狀態

水過留痕 少爺兵

幾位內地影視圈的演藝人圍在一起聊天，提到有人因工作繁忙以數字唸白作為對白台詞的事，均認為是極不尊重對手的行徑。著名女星劉曉慶表示自己

是幸運的一個，曾跟多位演藝人合作過，她從未遇到過以數字作對白的對手，可能是大家都明了她的脾性會即場開罵，為免大家陷於尷尬，故此事前都背熟對白。劉曉慶自言從影多年雖然奉行「自在隨心就是好狀態」的理念，不過，她亦明白圈中人也面臨很多「身不由己」的事，所以，娛樂圈被指行規可以用「烏煙瘴氣」或「大染缸」來形容，甚至有人覺得需要國家出手整頓一下娛樂圈的歪風，打擊一些不必要的亂象。然而，每個人都有自己的選擇權利，也許有人認為所謂「潛規則」能令他（她）們快人一步上位而名成利就，因此甘願付出一切，這不是所有人能干預的，是個人選擇，其他人亦不能管得太寬。劉曉慶認為自己也有自己的想法，足以證明「一樣米養百樣人」這道理，只有當事人有足夠證據才能拿來作法律武器，否則會嚴重影響行業的整體發展，以及個人的職業生涯。

劉曉慶又坦言自己在人生路上和工作圈子裏，經歷中有過成長，亦有過教訓，她不是要說什麼風涼話，也深知什麼叫「潛規則」，但在任何行業都有害群之馬，正所謂「樹大有枯枝」，時代和人心都在不斷變遷中，「潛規則」一直都存在，只是以不同形式、手法在發生。有人為明哲保身，對真相噤若寒蟬，她本人佩服某女星的底氣，指出有人曾向她提出「非分之想」的事，打臉很多狂徒，不過類似的事情並不是單單在娛樂圈存在，事情發生或遇上困難時，大家的處理手法各異只是因每個人的目標不同。

蜀道難，難不過智軌

終生遊學 項明生

蜀道難，難於上青天！作為一個四川人，這次要闖入蜀道最難的地方川南，看看現代科技的基建狂魔，怎樣在這裏打造出世界第一！

這是我第一次踏足我外婆的娘家鄉下宜賓，所以有特別的意義。去長寧縣尋根之前，我順道在這個當紅炸子雞的長江第一城逛四天。如果有看過今年春晚的觀眾，一定對「紅衣白馬」策馬過長江的鏡頭記憶猶新，這座長江第一城旅遊業近年爆火，全年接待遊客過億，穩居四川省第5位。除了春晚效應，還有最重要的交通改善。

出了高鐵宜賓西站，對面就可以看到更有話題的「智軌」了。智軌是由中車株洲所全球首創的新型城市軌道交通制式，自2017年發布以來，目前已在宜賓、株洲、蘇州、西安和哈爾濱等內地城市開通10條、累計超140公里商業運營線路，還出口到馬來西亞、阿聯酋、韓國等海外國家。而宜賓就有全球最大的智軌生產基地。

不要小看宜賓是個四線小城市，為填補無法建設地鐵的空白，將智軌系統作為城市的骨幹交通，規劃了7條、共計156公里智軌線路。我今天搭的這個T1線是全球第一條商業化運作的智軌線路，2019年通車後陸續開通了T2和T4線，方便又便宜。

買票很簡單，和搭地鐵一樣，用微信小程序掃碼即可。車票2元起，最遠的

53公里為7元。車廂外觀很像行走於屯門天水圍的輕軌。但仔細一看，地上沒有實體的鋼軌。智軌是有智慧的輕軌，這個中車原創的新系統大量運用物聯網技術與綠能科技，用的輪胎是膠輪，不需要鋪設實體的鋼軌，只需在普通馬路地面劃上白色虛線代表虛擬的軌道，車載的多具攝影機進行圖像捕捉分析後，再控制車輛行駛於由標線構成的虛擬軌道上。能源來自寧德時代的快充電池，只要在首末兩站充電10分鐘，就能完成25公里的路線運營。輕軌的造價每公里要幾億元，但智軌僅需要幾千萬而已，是輕軌的五分之一價錢。建築周期也縮短了四倍，半年就可以完成。鐵路是一個城市的動脈，香港傳統發展用重鐵，時間長，成本高，而巴士的運載能力不足，道路窄且經常塞車。智軌是輕軌的智能版，有巴士的彈性，但比巴士快一倍，載客量達300人，而且綠電零碳，日本山梨縣也正研究引入智軌系統，智軌會不會也是香港傳統港鐵和輕鐵以外的新選擇呢？



●筆者到四川宜賓搭智軌。作者供圖

《燦如繁星》

細說星光 叢仁

這個夏天，躲冷氣房內，年輕人正對着屏幕選擇心頭好。2026年暑期檔，內地劇市彷彿按下了「青春重啟鍵」。與前幾年古裝偶像劇的盛行不同，今年的風向回歸校園——校服裙襖、單車後座、課桌下偷偷的目光，這些熟悉的意象，將不同年紀的觀眾都帶回了那個蟬聲聒噪、充滿回憶的夏天。

更有意思的是，這股青春風暴恰好遇上世界盃熱潮。當綠茵場上的歡呼聲響徹全球，劇集中的少年們亦以另一種方式「奔跑」。體育賽事的激情與青春劇的矯情碰撞出奇妙的火花，令這個夏天既熱血又溫暖。若說球場上的勝負牽動着成年人的心，那麼屏幕裏的懵懂情懷，則喚醒了我們關於「喜歡一個人」的最初記憶。

今年暑期檔最矚目的《綠茵青春》，莫過於虞書欣主演的《燦如繁星》。她這次勇敢突破以往的甜美形象，飾演因學術風波跌入谷底的心理學博士林晚星。在宏景八中擔任體育器材管理員的她，意外接手了一支已被解散、被視為「差勁」的中學生足球隊。

這已不再是簡單的「熱血漫畫」套路。林晚星面對的並非天賦異稟的天才球員，而是11名被貼上「差生」「叛逆」標籤的問題少年——有因父親酗

酒而封閉自我的隊長，亦有因「女孩不能踢球」的偏見而掙扎的邊鋒。她沒有選擇嚴厲管教，而是運用心理學知識：以共情溝通打開他們的心扉，以認知行為療法幫助孩子們戰勝自我懷疑。劇中那句「你們不是差生，是被藏起來的星星」，既是她對孩子們的鼓勵，也是她與自己過去和解的宣言。虞書欣在這部劇中展現了難得的反差感，褪去了過往嬌憨的濾鏡，以黑長直、素色穿搭展現高知女性的脆弱與堅強，在處理少年創傷時眼神溫柔而堅定。

除了這種「心理療癒加競技逆襲」的新穎設定，暑期檔依舊不乏傳統的青春甜寵。正在熱播的幾部校園劇延續了「暗戀」與「雙向奔赴」的經典主題，雖然偶爾帶有套路，但那份純粹的情感流動，依然足以撫慰當代年輕人的焦慮。它們如同夏夜裏的螢火蟲，雖不耀眼，卻足夠溫暖人心。

不過，青春劇的扎堆亦提醒着創作者須避免同質化。相似的學霸人設、雷同的誤會橋段，容易令觀眾產生審美疲勞。好在有虞書欣這類演員，能以獨特的個人魅力為角色注入差異感。《燦如繁星》試圖打破套路，以更扎實的現實主義筆觸描繪少年的困境與成長，令青春劇不再只有風花雪月，亦擁有了扎根現實的力量。



●《燦如繁星》劇照 作者供圖

暑相連

熱和暑，是可以跨越時空的。唐·王維在《雜曲歌辭·苦熱行》中，用寥寥數語即道出了極端炎熱的情景，以及彼時彼地人們的心理感受和生活狀態。他說：「赤日滿天地，火雲成山嶽。草木盡焦卷，川澤皆竭涸。輕袂覺衣重，密樹苦陰薄。莞簟不可近，絺綌再三濯。」

夏至過後，熱便如影隨形，驅散不得。在基層醫院上班，幹好本科室工作之外，還得去村裏參加老年人免費體檢。全鎮80多個自然村，幾乎村村必到。時間跨度上，四五個月到小半年。每年入村查體，都避不開夏天。而最難熬的，莫過於小暑到大暑。乾熱、潮濕、悶熱死皮賴臉地輪番上陣。有時烈日當空，周邊卻連一絲絲風都沒有。這種情況下，最想做的，就是「避暑」。可「避暑」之於我們，壓根不可能。汗流浹背的時候，只能猛灌水！

上小學時，老師就讓背「春雨驚春清穀天……冬雪雪冬小大寒」這首節氣歌。那時候背誦，很是單純，對每個節氣的理解，都等同於無。在這首二十四節氣歌歌裏，「夏滿芒夏暑相連」中的「暑相連」，着實讓人頭疼。暑相連，指的是小暑和大暑。實際上，還有個處暑。小暑、大暑和處暑，常被合稱為「三暑」。只不過，大暑和處暑之間，隔着個立秋，「暑相連」才被認為專指小暑和大暑。

小暑、大暑、處暑，也可被視作初夏、中夏、末夏。它們共同反映了夏天從熱到涼的一個過程。從小暑開始，暑熱不斷攀升，至大暑達到最熱，而後逐漸消退轉涼。元代吳澄編撰的《月令七十二候集解》中有「處，止也，暑氣至此而止矣」，說的就是處暑。小暑，一般在每年公曆的7月6日至7月8日之間。時間上有一定浮動。此時，太陽到達黃經105度。暑是炎熱的意思。小暑嘛，顧名思義還不算太熱，只能稱得上「小熱」。緊隨其後的大暑，才是一年中中最熱的。氣象農諺「小暑大暑，上蒸下煮」，把小暑之後的熱，描述得非常形象。太陽到達黃經120度時，迎來二十四節氣中的第十二個節氣「大暑」。大暑，相較於小暑的小熱，程度上更加強烈，可謂「炎熱之極」。大暑時，陽光最猛、高溫酷熱、雷雨橫行，是一年中莊稼最瘋狂生長的時節。太陽到達黃經150度時，恰為二十四節氣中第十四個節氣。處暑，也即「出暑」，有炎熱離開之意。這個時候，無論南方還是北方，正好趕上農作物搶收。「穀到處暑黃」「家家場中打稻忙」的概括，年年應驗，一點不假。

暑相連的「暑」字，在《說文解字》中的解釋為「熱也」。暑是形聲字，從日，本義就是「炎熱」。但若細分，暑和炎又有明顯區別。暑形容的是如正在煮物一般的悶熱，指的是那種像被熱氣、熱浪包裹着的置身蒸籠裏的蒸煮感。它所表達的熱，不單單是炎熱，還多了一層潛在的「煮」的情形。「暑相連」時，北方往往也恰巧迎來「雨季」。高溫、多雨，悶熱、濕熱，蒸煮感明顯。

去村裏給65歲以上老年人體檢，不是哪個科室或哪幾個科室的事，得

根據全院情況抽調許多科室的十餘名醫護人員共同參與。十幾個人，影像科拍片設備、B超室超聲設備、心電圖機、身高體重秤、各個項目的電腦、電源線等，兩輛車塞得滿滿當當。天熱，人多，東西多，打開車窗，依然悶熱。

村裏的條件，各不相同。有的村，房間大，有空調或風扇，幹起活來還不算太熱。有的村，沒有房間可用，或者房間太小擠不開，許多項目都得移到室外。地面坑窪不平的，沒有高牆或大樹遮陰的，雜草多蚊子多的，電源不足或不通電的，這些情況都常遇。當然，領導也不止一次想過調整時間，但無論怎麼調，都避不開高熱多雨的夏天。不光避不開夏天，連小暑、大暑都避不開。一年的工作，一個跟着一個，比二十四節氣還緊湊。婦保科兩病篩查、兒保科幼兒園新入園和在園體檢、疾控中心小學生初中生查體，都是得多科室長時間相互配合的集體活動。就像處暑不可能調到小暑前，老年人免費體檢，也確確實實避不開夏天。

汗流浹背時，偶爾也想躲進空調屋猛吹風，也想立馬吃上幾個冰塊喝上幾杯冷飲。再看看面前的情景，瞬間「白日夢」醒。擠擠挨挨的老年人，或排長隊，或圍上來。70多歲的、80多歲的、90多歲的、100多歲的，正眼巴巴等着體檢呢！與之相比，小暑、大暑、處暑，只能和汗水一起，被忙裏偷閒的手迅速擦上幾把，使勁甩到一邊去了！

熱，如影隨形，跟着我們，一村又一村。

慧茵姐來港

演藝蝶影 小蝶

6月下旬，我收到慧茵姐從美國洛杉磯打來的電話，告訴我她將會來港，出席King Sir（鍾景輝）的安息禮拜。

慧茵姐在這段時間返港並沒有令我意外。她與King-Sir是一輩子的的好朋友，回港送朋友最後一程，是盡朋友之義。我輕輕地問慧茵姐：「你還好嗎？」她停了一會，緩緩地說：「我和他做了71年朋友。」

慧茵姐沒有直接回答我她失去摯友的感受，但她這一句「我和他做了71年朋友」，卻已經流露出她失去的是歲月累積而成的深厚友誼。

我的腦海立即聯想到1955年的崇基書院，彷彿看到一雙剛中學畢業踏進大專校園內的年輕人為崇基劇社排戲而認識的情景。一年後，慧茵姐轉到葛量洪師範學院。再過一年半後，King Sir亦到美國讀書，二人直至後者於1962年返港後才在天星碼頭碰上。

當時慧茵姐與夫婿清哥（粵語片演員張清）同是香港業餘話劇社的創會社員，也是劇社的主要演員。創社召集人牛叔（雷浩然）知道King Sir返港，便邀請後者參加。慧茵姐與King Sir繼在崇基劇社合作後，再演對手戲便是「業餘」為麗的映聲演出的現場直播電視劇《防不勝防》，飾演一對喜劇夫婦。

二人之後合作了很多電視劇，很多是分飾夫妻的喜劇，也有在《快樂旅程》中飾演父女、《玻璃動物園》中飾演姐弟等。我記得慧茵姐曾告訴我即使他們演了很多對手戲，卻從沒演過蕩氣迴腸的愛情劇，是她的一個遺憾。

除了合演外，慧茵姐也演過很多由King Sir導演的戲，如《清宮怨》《小城風光》等。1977年，慧茵姐移民美國，便結束了他們的搭檔關係。在過去數十年，二人只要到對方的城市，都定必見面。平時亦會通電話，互道近況。2017年，King Sir 80歲大壽，筵開80圍。慧